

罗贯中 演义



梁枫
雋青
著

北京
人民
出版
社

1247.53
484

LT0000224520M



罗贯中 演义

梁枫 隼青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杨文彬

罗贯中演义

梁枫 隼青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33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

ISBN 7—5378—1738—3

I·1698 定价: 12.00元

楔 子

这是 14 世纪 30 年代初，发生在黄土高原一座小镇的故事。

秋天，是清源县这座距太原府城六十多里地的小城一年中景色最美的季节——汾河水泛着金色的波浪，穿过城东一片片玉米高粱大田，缓缓地向南流去。城边上的东湖，像一面少妇梳妆台上的明镜，清澈的湖水把小县城的景色一古脑儿揽在她的怀中：葡萄熟了、枣子熟了、核桃熟了，城关那一座座绿柳环抱的农家小院，叶间泛紫、枝头跃红、满枝挂绿，连偶然吹过的微风中都带着一股子“马奶”、“黑珍珠”葡萄的香醇和马牙枣的甜味……

阳婆下山，牛羊归栏。这天傍晚时分，当村里人吃完晚饭，老人们仍像往常那样圪蹴在村中的碾台上说今道古，娃娃们在湖边打水漂捉虾子，婆姨们收拾完锅灶坐在纺车旁开始吱扭吱扭地纺棉线儿，整个城关村又呈现一派休闲的农家晚景之际，村东头那幢门楼上镌刻着

“耕读传家”四个隶字的罗家小四合院里，却显出几分焦急和忙乱。

罗家大奶奶智夫人怀胎十月，临盆在即。

堂屋内，里屋的门楣上已挂了一块二尺大小的红布，里面不时传出产妇时高时低的呻吟和接生婆絮絮叨叨的劝慰声。罗家二婶正在跑里跑外招呼几位帮忙的女人烧水铺炕。院里，憨厚朴实的罗家老二罗钺焦急地背着手踱来踱去，不时跑出门外，向北边的官道上望几眼，然后“唉”一声，又回到院中踱步。

“哎，当家的，咱大哥还没信？”罗二婶端着一瓦盆鸡蛋正往厨房走去，见自己的丈夫还在院中踱步，心急火燎地问。

“没有。今天鸡叫头遍我就打发人到太原府送信，可这早番还没见回来，真急人！”

罗钺的心更为焦急，他不无担忧地向堂屋瞅了一眼，一扭身，迈出院门，向村口官道上径直走去。心里不住念叨着：

“老天爷，你老人家千万保佑俺大嫂再为罗家生个大胖小子。大哥，你可快些回来吧。”

他的大哥叫罗锦。

罗家兄弟虽说早已各自成家自立，但兄弟相亲相敬，妯娌情同姐妹，虽然说分家另过，却相亲相爱仍像一家人似的。罗锦通文墨，办事干练，被府里察院衙门的相公看中举荐到那里当了一名司吏。罗钺性格憨厚又精于算计，平时在村中照料农事家务，闲时也跑城上县做些贩卖布匹杂货的营生，兄弟两家的日子过得倒也舒心自在。但他们又都有一个常年未了的心愿，所以有时兄弟

二人偶尔对坐，每谈及此事，不免唏嘘——

罗氏一族在清源一带虽属望门，却不是大姓。祖上原是四川成都。在五代后唐时，一位名叫罗仲祥的读书人应试中举在朝中做官，后被外放“游宦于青州仆射”。青州即元代的清源。仆射是五代时对县官的别称。也就是说罗氏那位叫罗仲祥的先祖到清源县做了县太爷。按常规，外任官员任满都要回京述职待任或衣锦还乡。不料任期未满却赶上了战乱，而古晋阳和清徐一带正是那时的主要战场，沙陀王李克用麾下的“十三太保”李存孝曾被“五马分尸”于清源附近，石敬瑭、后汉刘知远皆起兵太原。于是几十年战火纷纭，几千里兵灾不断，罗县令有家难归，只得落籍此地，并避乱到离城十里远的白石沟定居。这是“后唐”即公元924年至936年间的事。又过了一百多年，也就到了北宋初期，社会出现了一段战乱之后的平安局面。因避战乱而蛰居荒村的罗县令已传到第四代。尽管在这里仍保持着“诗礼传家”的家风，但子孙繁衍，枝生蔓长，罗家已是一个小有规模的族系。先人们担心子孙长期蛰居这个与世隔绝的荒野之地会与山野村夫沦为一流，于是又举族出山回到县城，各支各脉大都恪守祖训，保持了“耕读传家，诗礼教子”传统。遗憾的是不久便赶上宋王朝南迁，兵灾战火又起，因此清源罗氏一族在这一段时间并未成就什么名臣显宦。再往后，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统领下征辽灭宋，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天下，废弃科举，并将臣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汉人已降入低等下民，读书人的地位更下降到仅比乞丐稍高的“老九”位置上。那罗家世代渴望的“诗礼传家教子，科举光耀门庭”又成为泡影。到罗锦罗钺兄弟这一代，已是罗家由

蜀迁晋的第六代了。这时元朝中央政权内部却出现了一种政策性变化——公元1310年腊月，元武宗海山去世。第二年正月初一，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从他手中接过皇位，他就是元仁宗。这位仁宗皇帝虽也是蒙古皇族子弟，但从小在皇宫读书受教于当时有名的大儒李孟，平时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在他夺取皇位时，李孟及其周围的几位汉族文官也曾帮他出谋划策。所以他一即位便授李孟以平章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职。而李孟给仁宗所献的第一个振兴朝政的主意，就是恢复科举，广罗人才。这样一来，朝野上下就有不少读书人又被起用，暂时未被选用的文人学士也看到一线希望。过去许多对学业寒心的读书人家又开始注重对子弟的培养，期望他们苦读诗书，能在科举路上有所成就。

这时罗锦兄弟均已成家立业。罗锦虽说靠自己的精明干练得以在察院衙门混个差事，但却一直为自己生不逢时，未能实现祖宗遗训感到愧疚。所以决心要让后代专攻学业，在功名路上为祖上增光。前些年，夫人智氏为罗锦生了长子才聚。弟弟罗钺之妻张氏生了一个女儿叫娥子。今天罗夫人又将临盆，这对罗家当然是件增丁添口的喜事。张氏见嫂嫂已临产在即，并凭经验感到可能难产，忙叫丈夫打发人到府城去请哥哥。可天到这天晌还不见人影，而房内的产妇正在那里疼得死去活来，婴儿一直不能顺利落地，怎不叫全家人心急如焚。

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罗钺还在村口官道边张望，耳边厢似乎又传来嫂子那死去活来的呻吟。

正在这时官道那头出现两个人影，接着又传来几声毛驴脖颈上的铃铛声。罗钺一听到自家牲口那熟悉的铃

声，高兴地叫了声：

“大哥！是不是大哥回来了？”

“是我。老二，你站在这儿干甚？你嫂嫂她……”

“哎呀！可把你盼回来了，快回家！”

罗钺二话没说，上前拉住罗锦赶紧往村中跑去。刚到院门，便听堂屋里传出一阵“哇哇”的婴儿啼哭声。接着是罗二婶那如释千斤的叹息：“唉呀，我的老天奶奶，总算生下来了！”

罗家兄弟闻声对视，马上大步走进院内，恰巧碰到由堂屋出来的接生婆。她见罗锦回来，忙不迭地上前敛衽道喜：“阿弥陀佛，恭喜罗大爷，夫人又为你添了个胖小子。你回来得正好，快给娃起个名字吧。”

罗锦闻言，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满脸堆上笑来。进屋放下行李刚刚落座，罗钺已喜滋滋为兄长端过一杯热茶：

“大哥，快给这娃娃起个好名儿吧！”

罗锦接过茶杯轻轻呷了一口，用食指理髯沉思片刻，说：“感念菩萨有灵，祖上有德，又赐我罗门一子。长子已取名才聚，这二小就叫才本吧。至于表字，我曾请教过衙门的师爷，他说‘木本水原之念，永世贯于心中’，咱罗门耕读传家，儒业乃万事根本，教后代一以贯之，永记心中，就取字贯中吧。”

“哇……”里屋的襁褓中又传来婴儿那清脆悦耳的啼声。这啼声像在回应乃父刚刚为他取就的名字，又像是在向世人宣告，华夏大地的一位文学巨匠从此诞生。

这年正是元朝倒数第三位皇帝元文宗当朝的年头。按公历算，是公元14世纪30年代中期。或者说，大约在1320年至1330年左右。

第 | 一 | 章

1 光阴荏苒，转眼就是十多年，罗锦家那个呱呱坠地的小小子才本（贯中）已长成个眉清目秀，聪明淘气的小后生。在这几年里，母亲智夫人又为他添了才增、才森、才宝、才仓四个弟弟，加上老大才聚，罗家就有了六个小男子汉。于是，昔日显得寂静的罗家小院就出现了一种嬉闹欢乐的气氛。老大老二老三都已入私塾念书。

老大才聚生性憨厚，老三显得斯文内向。惟那个老二，脑袋瓜特灵又顽皮好动，学堂里的那点儿功课对他来讲简直是老虎吃麻雀——小菜一碟，根本不在话下。再加上没事时爱凑在老人堆中听人家谈古论今，于是就积攒了满肚子的课外学问。他更有一个特别爱好，那就是看戏听书。元代是中国杂剧演出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虽说擅演关、王、白、马这些大家名作的朱帘秀、赛帘秀、中都秀等大班名角未曾到清源一带作场，并且罗贯中十岁左右这些名家均先后作古，但杂剧演出在当时仍十分活跃。县城乡村每遇大的祭祀节庆都有班社搬演《关大王单刀赴会》、《隔江

斗智》、《黑旋风下山双献功》之类的戏目。小贯中每次遇到这种机会都显得比谁都兴奋，打破了脑袋也要想方设法去看。恰巧二叔罗钺也是个戏迷，对贯中这个顽皮的小侄子又分外钟爱，常带他到戏场看戏不说，归来的路上叔侄二人你一句他一句议论戏文，学唱曲子，其乐无穷。贯中对演戏似乎有种特别的记忆能力，不管大戏小戏，只要看过一次，不但对戏中人的唱念说白能一字不差地记住，而且能将那曲子惟妙惟肖地学唱下来。有时回到家中，趁母亲不在时还要让几个兄弟和他一起扮演看过的《关大王水淹七军》之类的故事。被母亲发现当然少不了一顿责骂。至于听书，那时的民间艺人到乡间村落卖艺说唱也是村民们间或有之的娱乐。宋代大诗人苏轼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事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写的正是这种说唱活动。其内容当然也离不开秦汉三国魏晋隋唐和文臣武将战场争伐朝堂斗智等经过民间演绎的野史故事。对此，小贯中的兴趣也如看戏一般，每每被说书人那绘形绘神的演唱打动得或伤心落泪，或大笑开怀，或如醉如痴……一个小学童，受了这么多四书五经以外的影响和感染，岂能不多生出些淘气的故事来？……

又是一个秋后燥热的后晌。城关学堂的那座四合小院里，学子们坐矮凳于庭院，正由教书先生教授《论语》。十来岁的罗才本（即罗贯中）及其大哥罗才聚、三弟罗才增也坐其中。

书声朗朗，童声如唱：“子欲居九夷，或曰陋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罗贯中不看课本熟背如流，一副轻松顽皮模样。忽然他看见地上一群蚂蚁排列成行，整齐的向前爬动，扯扯正在聚精会神读书的罗才聚，悄声说：“大哥，看蚂蚁发兵排阵呢。”

才聚惊慌地瞅一眼教书先生：“快读书，小心挨戒尺。”

罗贯中不听劝告，依然津津有味地观赏着蚂蚁，他试着捉几只“出列”，它们又都固执地寻回自己的队列。

“叭！”戒尺狠狠打在小贯中的背上。瘦骨嶙峋的老学究教书先先怒冲冲瞪着罗贯中。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罗贯中忽闪着大眼睛摇头晃脑背着《论语》。

“叭！”又是一戒尺打在背上，老学究怒斥道：“此段尚未讲授，你胡背什么！小聪明难成大器！”

罗贯中不服气地瞪着大眼睛欲辩解什么，大哥罗才聚忙扯扯他的衣襟，小弟罗才增好心地为 him 揉揉脊背，他狠狠推开。

老学究大声讲书：“今日讲《子罕弟九》三十六行，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学童们随之念诵。

罗贯中不看课本，熟背如流。

学究老先生正襟危坐，清清嗓门开讲道：“孔老夫子告诫尔等，在外应悉心侍奉上司，回家须孝敬父母兄长；遇丧事不可不勉强节哀，喝酒须不为酒困……”，他发现罗贯中心不在焉：“罗贯中，何谓酒困？”

“就是喝酒喝多了，很困乏，丢盹打瞌睡。”

老师问道：“罗贯中说得对不对？”

众学子说：“对。”

老学究生气了：“一派谬论！困者窘迫也，受窘也。酒困者即饮酒过量而窘迫也。夫子告诫其弟子饮酒要有适度不可过量也，明白乎？”

学童们齐声应：“明白。”

老学究将一个大大的困字贴于墙上，讲道：“祖先造字真乃神奇之至，你们看此困字，树木围于四方框内，难以生长，也即受困也，因此老师要告诫你等诸弟子，这四合院内万万不可种树木，种树木便会家境贫困，世代受窘也。”说道，他指了指学堂的四合院。

众学子频频点头。罗才聚深悟了老师所讲，站起来说道：“老师，大人们说在家种柳有福就走，在家种槐有福不来，便是这个意思吧？”

老师赞赏地晃晃脑袋道：“嗯，举一反三，引喻得当，儒子可教也！”

罗贯中忽闪着大眼睛沉思一阵，站起大胆说道：“老师，照这么说，四合院中也不能住人呢。”

“嗯？”老学究瞪着罗贯中：“你又胡言什么？”

罗贯中朗声说：“老师说四合院里有树是个困字，家境要遭贫困，那么四合院里住人是个囚字，住的人便都坐大牢当囚犯啦。”

众学童哈哈大笑。

老学究无言以对，十分窘迫，他猛拍教桌大声道：“肃静！罗贯中你目无师长扰乱学堂，我……我无法教你，你回家去吧！”

老学究的话刚一出口，方才还乱哄哄的学堂霎时安静下来，学童见先生动了真火，一个个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过了好一阵，三弟罗才增暗暗拽了拽身旁大哥才聚的衣襟，才聚才醒过来似地起身向老师施礼哀求：“老师，二弟年幼无知，一进冲撞老师，就请你海涵，宽容他这一次吧！”

“他目无师长，滋扰课堂已不止一次，本师决不姑息。你回去告诉家里，给他另请高明吧。”

众学童见老师怒气未消，一齐站起向老师作揖打躬道：“先生，请宽容他一次吧。”并纷纷向罗贯中使眼色，示意他向老师求饶。

不料，罗贯中毫无惧色，朗声道：“俺没错，是老师讲得不对。咱清源家家院里都种着果树，有枣树有梨树有核桃树还有葡萄树，若像老师讲的院内不能种树，就得把这些果树统统砍掉，没有了果木拿啥去换银子，那才叫真正的贫困呢。”

老师气得脸色发黄，胡须乱颤：“好好好，你有理你来讲，俺走。”

老师一气之下罢教而去，学堂顿时乱作一团。罗贯中这个乱子惹得不小——学堂非罗家私学，乃城关十几户农家集资聘师所办。先生罢教弄得别家孩子也无法上课，乡邻们难免对罗家埋怨不已。智夫人自知理亏，回家先将儿子用戒尺教训一顿，罚他在书房圣人案前下跪思过，一面求人向老师赔情。不料这老学究也是个倔脾气，回去上课倒是答应了，至于罗贯中嘛，却要罗家男人出面才肯允情。可罗锦远在府城，罗二叔又正好做生意外出，把个智夫人急得心如火焚，每天打发大儿子才聚在村口打探二叔的消息。这天放学后，才聚又背着箩筐在村口一边打草一边等候，忽然耳边传一阵小曲声：

“家住在山西太谷城，
俺的那名儿叫于凤英，
心灵灵手巧巧，
俺是头一名……”

才聚顺声望去，那赶着毛驴唱着小曲摇头晃脑地走过来的不正是二叔吗？赶紧三步并做两步迎了上去。

“大小，咋不去上学？”罗钺下驴惊讶地望着才聚。

“二叔，二小惹祸了。老师已两天不让他上学堂。……”

“咋回事？你爹也没回来？”

才聚摇摇头。

“走，回去看看去。”

叔侄二人边说边向村内走去。

走到罗锦家那座门楼上镌刻着“耕读传家”，院墙里外栽着枣树和葡萄树的小院门口时，卧在门口的黄狗见到他们叔侄，连忙爬起向他们摇头摆尾地迎了上去。罗钺这才想起了什么似的，对

才聚说：“你先去东院告你二婶一声，我到你家看看。”说着他将毛驴交与罗才聚。才聚点点头，牵着驴向东边小院走去。

罗贯中的母亲智夫人正在院内侍弄葡萄架。正是果熟季节，一串串玲珑剔透的葡萄珍珠般挂满葡萄架。三个胖敦敦的小男孩子身穿兜肚趴在地下弹蛋蛋，他们是罗贯中的四弟罗才森、五弟罗才宝、六弟罗才仓。

“大嫂，正忙哩。”罗钺招呼智夫人。

“二叔！二叔！”三个娃娃跑过来有的抱腿有的牵襟。

罗钺亲昵地抱起小的摸摸大的，又从怀内掏出三个面人儿分给娃娃们。

“一边玩去，快让二叔歇会儿。”智夫人用围裙掸掸石凳石桌，请罗钺入座。又向房内招呼着：“三小，给你二叔倒茶。”

三个娃娃哄闹着跑了，三弟罗才增端着茶具走来。他虽只七八岁，毕竟是私塾的学子，一副斯文的小大人样子：“二叔一路鞍马劳顿，请用茶。”

“好好好！”罗钺由衷赞赏：“大嫂，你和大哥真有福气，六个儿子个个倜傥可爱，唉，俺要有一个多好啊！”

智夫人说：“他叔，你愿要，全都领走吧。你大哥在太原府一年当中不回来几趟。这六个孽障俺真管不了啦。这不，二小惹下书馆先生，弄得全村娃娃不能念书，俺该咋办哩……”她抹起眼泪来。

“俺正为这事过来的。大嫂，二小是六个娃娃里最聪慧的一个，我看此事不能全怨二小，是那老学究讲得不对嘛！”罗钺劝解：“常言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越是淘气的娃娃大了越有出息。大嫂，这事交给俺吧。二小呢？”

“在屋里罚跪呢！”

罗贯中在书房受罚已经两天了。他不服软，却认罚；不叫屈，

却没闲着。此时，他正跪于孔圣人面前。手中拿一本《全相平话三国志》正忘情地阅读着。他一忽儿眉头紧锁，一忽儿笑逐颜开，完全为书中情节所痴迷，智夫人与二叔走进来也全然不知。

智夫人见状，气不打一处来，一把夺过书本斥道：“让你在孔圣人面前悔过自省，你却看这些闲书！”

罗贯中不服气地仰着小脸朗声道：“古人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你让儿在这里白白跪着，岂不浪费光阴，儿边挨罚边读书何罪之有？”

智夫人气得无言以对：“你！”她一甩书本气呼呼走了。

罗钺忙拣起书本：“呵，建安虞氏《全相三国志》，你能看懂？”

罗贯中兴奋地说：“能，可好看了。诸葛孔明火烧战船，关云长单刀赴会，真来劲！”

“看看看，说着你又来劲了。”罗钺看他那神情专注的样子，不由得笑了。他拉起罗贯中：“二叔没事时也爱看这三国平话。也佩服刘关张，不过你眼下不能只看这种闲书，需先念好四书五经，春秋左传。如今大元皇上又兴科举了，你要是个有灵性的娃娃，就去考个状元进士什么的，好好为咱罗门光宗耀祖。”

“二叔，俺不想当状元进士，我想当关公，诸葛亮……”

罗贯中的思维还在平话故事中古代风云人物的征战杀伐中驰骋。

罗钺见他这五迷三道的样子，觉得又可气又可笑，他爱怜地轻轻敲了一下侄子的脑袋：“小子，我看你的这两天罚跪憋得有些昏了头。走，跟二叔出去转转。”说罢拉着贯中走出院门，向村外的东湖边慢慢走去。

岸柳依依，碧波粼粼，东湖边上几头老牛在饮水，数名村姑正浣纱。

罗贯中与罗钺边走边谈。

“你娘说弟兄六人中数你最淘气，也数你最有灵性，二叔就考考你，你说这棵柳树是什么柳？”罗钺站在湖边一棵老柳树下指点着问道。

罗贯中眨巴着一双机敏聪慧的大眼睛，狡黠地说：“二叔，你再往树跟前站一站。”他见罗钺紧贴了树边，眯缝着眼睛说：“嗯，这棵树嘛不是柳树，乃是花椒树也。”

罗钺吃惊地：“什么？你连柳树和花椒树也不识得？这是棵老杞柳！小呆子！”

“不，叔叔站在它旁边便是棵老椒树。你看——”他蹲在地下用柳枝大大写了一个“椒”字，“叔叔旁边有棵木，不是花椒树是什么？”

“哈哈……好小子，有灵性！”罗钺拍了一下小贯中的头，由衷赞赏。

罗钺有意考考侄儿，抬头看看灿烂的日头：“猴儿精，叔再问你，这日头离我们近，还是长安离我们近？”

罗贯中信口答：“有诗云，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自然是日头近长安远了。”

罗钺明知故问：“既是长安远，为何常有人自长安来，却从未听说有人往太阳里去呢？”

罗贯中笑道：“我们抬头便可看到太阳，却看不到长安，可见还是长安远，太阳近。”

罗钺认真地：“那好，此刻你我便从东湖出发，我往长安走，你往太阳去，看到底谁先归来。”

罗贯中忙作揖道：“二叔莫要认真，小侄和你戏耍哩。老师说，日月星辰乃天上之物，与人间遥远不可及，如何能与长安相比？诗人说‘日近长安远’是与他当时的心情有关，比如他往长安赶考，跋涉数月仍望不到长安，抬头却见太阳当空，于是便说‘日近长安远’了。若是他冬日出门，朔风刺骨，寒冷难挡，急盼太阳早

些出山温暖身子。可能又会觉得长安近而日头遥远了。”

罗钺听罢频频点头：“行，说得头头是道，二叔服你了。看来你们这位先生虽说有些倔脾气，不过还是教会你不少学问呢！”他说着神态变得严肃起来：“小子，古人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你的老师虽有不足之处，但毕竟是为你们授业解惑下了辛苦的，他教的书还够你学一阵子的。再说尊敬师长也是读书人的品行嘛。明天二叔带你去给先生认个错。赔个情，再上学堂好好念书。至于史书话本诗词歌赋一类的书，我倒不反对你有空也读些，不过先得把学堂的书念好，我和你爹就盼着你们几个振兴咱罗家的书香门第呢。”

“行，我听二叔的。”

“那好，咱回去叫你妈消消气。”罗钺见侄儿想通了，就要回去。罗贯中却扯住罗钺衣襟不让离去，调皮地说：“子曰，来而不往非礼也，俺也要考考二叔。”说着他拣起两块小石头向湖内漂了一串水溜花，“你说，咱清源县周围都是山地旱地，为何平地冒出这个东湖呢？”

叔侄俩抬头眺望东湖，只见夕阳映照下，湖面铺金撒银，鸢鸢紫气升腾，几只水鸟扑啦啦飞出水草，掠过湖面向西天晚霞冲去，平添了几分扑朔迷离。

罗钺说：“听老人叨歇说，很古很古以前城西高泊村原是一片湖泊沼泽，传说沼泽中有个千年老龟，每到雨季他便翻身打滚伸腰，于是湖水泛滥老百姓遭殃，后来此事让天上王母娘娘知道了，她便化作一老妇下凡，将那老龟收入瓦罐之中。当她行至咱清源县边欲待休息一阵，一荷锄老翁踉踉跄跄走来，他汗水淋漓，口干舌燥，急切地向老妇讨水喝。老妇见他一副中暑模样，动了恻隐之心，打开瓦罐道：‘喝点吧，只是要闭上双眼，万万不可向罐内观看’。老翁点点头，闭了双眼端起瓦罐便喝，一气喝足之后，便悄悄睁眼向罐内看去，只见罐中一只老龟正在爬动，顿时吓得